

反佐論

用藥處方有反佐之道者此軒岐之法旨治病之微權有不可不明者奈何後世醫家每多假借以亂經常不惟悖理於前抑且遺害於後是不可不辨也觀內經之論治曰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此其義蓋言病有微甚亦有真假先從奇偶以正治正治不愈然後用反佐以取之此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經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此謂以寒治熱以熱治寒逆其病者謂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熱治熱從其病者

謂之反治如以熱治寒而寒拒熱則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
治熱而熱拒寒則反佐以熱而入之是皆反佐之義亦不得
不然而然也又經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王太僕註曰熱因
寒用者如大寒內結當治以熱然寒甚格熱熱不得前則以
熱藥冷服下嗝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且不違而致大
益此熱因寒用之法也寒因熱用者如大熱在中以寒攻治
則不入以熱攻治則病增乃以寒藥熱服入腹之後熱氣既
消寒性遂行情且協和而病以減此寒因熱用之法也凡此
數者皆內經反佐之義此外如仲景治少陰之利初用白通

湯正治也繼因有煩而用白通加豬膽汁湯反佐也其治霍
亂吐痢脉微欲絕者初用四逆湯正治也繼因汗出小煩而
用通脉四逆加豬膽汁湯反佐也又如薛立齋治韓州同之
勞熱余嘗治王蓬雀之喉痺皆其法也若今諸家之所謂反
佐者則不然姑卽時尚者道其一二以見之如近代之所宗
所法者謂非丹溪之書乎觀丹溪之治吞酸證必以炒黃連
爲君而以吳茱萸佐之其治心腹痛證謂宜倍加山梔子而
以炒乾薑佐之凡此之類余不解也夫旣謂其熱寒之可也
而何以復用乾薑茱萸旣謂其寒熱之可也而何以復用黃

迎梔子使其病輕而藉以行散卽或見效豈曰盡無使其病
重人則但見何以日甚而不知犯寒犯熱自相矛盾一左一
右動皆掣肘能無誤乎解作用如此則其效與不效必且莫
知所因而宜熱宜寒亦必從違奚辨此其見有不真故持兩
可最是醫家大病所當自反而切戒者也或曰以熱導寒以
寒導熱此正得內經反佐之法人服其善子言其非何其左
也余曰此法最微此用最妙子亦願聞其詳乎當爲再悉之
夫反佐之法卽病治之權也儒者有經權醫者亦有經權經
者日用之常經用經者理之正也權者制宜之權變用權者

事之暫也此經權之用各有所宜誠於理勢有不得然而
難容假借者也藥中反佐之法其亦用權之道必於正經之
外方有權宜亦因不然而但宜於暫耳豈果隨病處方
卽宜用乎然則何者宜反何者不宜反蓋正治不效者宜反
也病能格藥者宜反如火極似水者宜反也寒極反熱者宜
反也真以應真假以應假正反之道竝用有如此也設無格
拒假證自當正治何以反爲不當權而用權則悖理反常不
當反而佐反則致邪失正是烏可以混用耶常觀軒岐之反
佐爲經權之道也後世之反佐徒開雜亂之門也至其變

也則涇渭不分者以之模糊疑似者以之寒熱並用者以之
攻補兼施者以之甚至廣絡妄投十寒一暴無所不謬皆相
藉口此而不辨醫乎難矣於歲斯道失真其來已久安得願
聞精一者與談求本之道哉是不能無望於後人也因筆識
其愚昧○以上仲景治法載傷寒論○薛立齋治韓州同按
在虛損門○余治王蓬雀按在喉痺門

升陽散火辨 二十二

凡治火之法有曰升陽散火者有曰滋陰降火者夫火一也而
曰升曰降皆堪治火然升則從陽降則從陰而升降混用能

無諄乎抑何者宜升何者宜降而用有辨乎此千古之疑竇
亦千古之兩端而未聞有達之者夫火之爲病有發於陰者
有發於陽者發於陰者火自內生者也發於陽者火自外致
者也自內生者爲五內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爲風
熱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今人片見火證無分表裡必曰木火
同氣動輒稱爲風熱多用升陽散火之法嗚呼此似近理孰
得非之而不知至理所在無容混也夫風熱之義其說有二
有因風而生熱者有因熱而生風者因風生熱者以風寒外
閉而火鬱於中此外感陽分之火風爲本而火爲標也因熱

生風者以熱極傷陰而火達於外此內傷陰分之火火爲本而風爲標也經曰治病必先求其本可見外感之火當先治風風散而火自息宜升散不宜清降內生之火當先治火火滅而風自清宜清降不宜升散若反而爲之則外感之邪得清降而閉固愈甚內生之火得升散而燔燎何當此其內因外因自有脉證可詳辨也余閱方書所見頭目口齒咽喉臟腑陰火等證悉云風熱多以升降並用從逆兼施獨不慮升者碍降降者碍升乎從者忌逆逆者忌從乎經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又曰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

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此自不易之正理故余之立方處治宜抑者則直從乎降宜舉者則直從乎升所以見效速而絕無耽延之患亦不過見之真而取之捷耳若今人之輕病致重重病致危而經年累月日深日甚以致不救者謂非兩端之誤之也乎明者於此最當辨也

夏月伏陰續論 二十三

夏月伏陰在內此本天地間陰陽消長之正理顧丹溪特爲此論而反乖其義因以致疑於人其謂何也觀其所論曰人與

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已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涼看其誤甚矣且其時陽浮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此丹溪之言虛是固然矣若以陰冷二字爲誤而夏月禁用溫熱此則余所不服也何以見之夫天地之道惟此陰陽陰陽之變惟此消長故一來則一往一升則一降而造化之機正互藏爲用

者也經曰陰主寒陽主熱又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此
本陰陽之常性也今既云夏月之陽盡浮於外則陰伏於內
矣陰盛則陽衰也非寒而何陽浮於外則氣虛於中矣氣虛
卽陽虛也非寒而何此固不易之理也然而尤有顯然者則
在井泉之水常三冬之寒冽而井泉則溫盛夏之炎蒸而泉
源則冷此非外寒內熱外熱內寒之明驗乎此又歲歲皆然
主氣之常候也至若主氣之外又有客氣而天以五周地以
六備寒暄通遷氣更應異如伏明之紀寒清數舉卑監之紀
風寒並興堅成之紀陽氣隨陰治化流衍之紀寒司物化天

地嚴凝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寒清時舉太陰司天地廼藏陰
大寒且至等義是無論冬夏皆有非時之氣以動爲民病者
也又豈因夏月之火令遂可謂之無寒而禁用溫熱乎且伏
陰之義本以陰陽對待寒熱爲言若但以陰字爲虛則夏月
伏陰宜多虛證冬月伏陽卽無虛矣豈其然乎又若夏月宜
禁溫熱則冬月宜禁寒涼無待言也今見四時之病盛夏每
多吐瀉深冬偏見瘡疹諸如此類豈非冬多內熱夏多中寒
乎總之夏有熱證亦有寒證冬有實證亦有虛證雖從時從
證貴乎因病制宜然夏月伏陰之義此實天人之同氣疾病

之玄机有必不可不察而忽之者也今若丹溪之論則於理
反諄而何切於用卽無此論亦何不可近見徐東皋亦述丹
溪之說云夏月無寒世人不察而用溫熱爲世通弊若謂夏
月伏陰宜服溫熱則冬月伏陽宜服寒涼然則孟子冬日飲
湯夏日飲水亦不足信歟噫此公都子之言也不過借喻內
外原非用析陰陽而徐氏曲引爲證獨不思經文易義儻用
肯乎內經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曰
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
承之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

陽也又如周易之兩儀有陰必有陽也兩儀而四象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在泰之義則曰內陽而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在否之義則曰內陰而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由此觀之則丹溪之論東皋之引證皆吾之所不信也故復爲此續論

陽不足再辨 二十四

原天地陰陽之化生實生民性命之根本善把握補救之妙用誠吾道代天之大權使我於此而見理不真則加水用湯反成戕賊害有不可勝言者予自初年嘗讀朱丹溪陽有餘陰

不足論未嘗不服其高見自吾漸立以來則疑信相半矣又
自不惑以來則始知其大謬矣故予於類經求正錄中附有
大寶論一篇正所以救其謬也然常恐見淺言偏遺殃後世
每懷疑懼而望正高明者久矣不意付梓數載斧削無聞見
信明賢庶竊自慰茲於丙子之夏始得神交一友傳訓數言
詢其姓氏則知爲三吳之李氏也誦其指南則曰陽常有餘
陰常不足此自丹溪之確論而茲張子乃反謂陽常不足陰
常有餘何至相反若此而自是其是豈矯強以自衛歟抑別
有所本歟姑無勞口吻以辨其孰是孰非第以人事証之則

是非立見矣如人自有生以來男必十六而精始通女必十四而經始至及其衰也男精竭於八八女血淨於七七凡精血既去而人猶賴以不死者惟此氣耳夫氣爲陽精血陰也精血之來既遲在氣後精血之去又早在氣先可見精已無而氣猶在此非陰常不足陽常有餘之明驗乎以是知先賢之金石本非謬而後學之輕妄何容易也予聞此說益增悲嘆悲之者悲此言之易動人聽而無不擊節稱善也紫可亂朱莫此爲甚使不辨明將令人長夢不醒而性命所係非渺小是可悲也悲已而喜喜之者喜至道之精微不經駁正終

不昭明幸因其說得啟此端而得解此惑是可喜也今卽李
子之言以辨之如其以精爲陰以氣爲陽本非誣也第其所
覲在眉睫則未免錯認面目而呼張作李矣不知精卽水也
水卽陽也若以水火言則水誠陰也火誠陽也若以化生言
則萬物之生其初皆水先天後天皆本於是而水卽陽之化
也何以見之如水在五行則生於一天水在六氣則屬乎太
陽此水之爲陰否又若精在人身精盛則陽強精衰則陽痿
此精之爲陰否再若養生家所重者惟曰純陽純陽之陽以
精言也精若滲漏何陽之有此又精之爲陰否又丹書云分